

## 二十一世纪的先锋队<sup>1</sup>

### 阿吉特

对于泛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本世纪的第一个年代完全是关于乌戈·查韦斯（前委内瑞拉总统）以及查韦斯主义的。查韦斯是在南美洲一些国家中以左翼政治纲领上台的世界领导人中的一员。他因他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愿景而显得十分特别。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支持并将其奉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查韦斯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经常被称作“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这被主张为一种杰出的政治包容性的形式，并是列宁主义先锋队的反面。前社会主义社会被指责为排他的，并通过政党精英的统治表现。这被认为是先锋队概念的结果。

在大概10年以内，南美国家当权的左翼政府的左翼姿态已经变得被稀释了很多。在委内瑞拉，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得其经济陷入了灾难。在被美帝国主义领导的经济制裁的增幅带来的严重经济压力下，许多由查韦斯引入的社会福利已经只剩下了骨架残骸。联盟的“彩虹”已经变为了惨白的阴影——如果它还存在的话。借着系统的崩溃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由美帝国主义资助并煽动的反查韦斯势力得以扩大他们的吸引力。中间阶层的部分已经转向了他们。基于这些阶层在这种社会上的影响力，我们可以预见一些底层部分也会被吸引。查韦斯主义者的国家主义手段也促进了基础群众中不少人的转化。

在南美国家中建立广泛的、希望重置或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联盟的过程中，查韦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使得他和他的党与后续的美国政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所有后续的美国政权都试图破坏并推翻查韦斯的统治。他们支持并煽动了委内瑞拉国内的右派。这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加强。

所有试图反抗一个或其它帝国主义势力的国家都面对过相似的情景。严重的经济下滑使得他们更加脆弱。因此我们在委内瑞拉目睹的并不特别。即使如此，这也不能被轻易认为是必然产生的结果。那个国家面对的危机的特殊性质，以及当前马杜罗政府在完全释放基础阶级革命潜能以反对右派，即反对扬基帝国主义的工具中面临的局限性，都是查韦斯主义内在缺陷的表现和发展。

在查韦斯治下，委内瑞拉在公共服务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进步。在1998到2007年间，医疗保障的覆盖增长了6倍。养老金增长了3倍。中等教育入学增长了几乎25%，每日卡路里摄入增加了50%。这些只是一些样本指标。这些实现的可能都是由于将国家石油收入的很大部分投入公共服务。由于公众的支持，查韦斯成功克服了来自内外的强硬反对。但他几乎没能在国家对石油收入的畸形依赖的改变上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委内瑞拉仍然陷在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中。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后续的萧条导致的油价暴跌彻底暴露了这种虚弱。

查韦斯既没能让经济拥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没能让它走向自给。一些人将这归为和长

---

<sup>1</sup> 译者注：本文译自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的英语版本，是阿吉特狱中所写论文之一。

Ajith. *Of Concepts and Methods: "On Postisms" and Other Essays*. Pari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期依赖性决裂的策略难题，并为这种失败辩解。我们可以承认消除几个世纪以来的依赖性是一个困难且长期的过程。这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并面临很大的困难和破坏。但委内瑞拉的情况不能这样随便解释。

查韦斯主义没有设想一个和对帝国主义依赖的激进断裂。它也没有号召结束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的，它的项目局限于民粹主义改革、在依赖性和剥削的限制内的重置和调整。在对世界情况的悲观看法和对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中挫败的负面评价中，它永远不可能走出这些局限的事项。这不是说查韦斯果敢的政策以及推进建立与美国领导的实体分离的南美国家联盟的努力是骗人的把戏。它们当然是真心的。但这些都停留在新殖民主义下允许的反对的范围中。查韦斯主义设计的灵活的、广泛的联盟并不是一个反对人民敌人的、反霸权的集团。它是为了允许对中间阶级权利的更多容纳，辅以对底层阶级的重剂量民粹主义，对重铸剥削者共识的一个尝试。“彩虹联盟”的形式和功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包容性形式的又一版本。

查韦斯主义的政策使得其国家仍然暴露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起起伏伏中。它改良主义的政治和头重脚轻的治理形式伤害了群众的政治化。这种政治避免了依靠并释放群众的革命潜能。与之相反，旧国家的工具如军队以及查韦斯主义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被定位为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主要工具。它因此复合并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和萧条的后果。委内瑞拉现在面临的危险境地表明了查韦斯主义的局限性和错误。与其它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类似，它只能是不彻底的。它被投影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被证明是错误的。现代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将其基于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和教训。

这并不是说查韦斯主义项目就没有意义了，它负面的例子只能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即使以一种不由自主且表面的方式，它将在全球可见的一种新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特征放在了注视下并表现了出来。大量社会群体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被压迫的存在。他们正在识别出在那之下的结构以及使其永久化的力量。他们选择了斗争的道路。独立的，或是和其他人结盟，采取从消极到暴力斗争的形式，然后落入困惑，现在在精神饱满的自信下前进，也许在此处衰退但在别处势如破竹，一个广泛的群体，一个“彩虹势力”——如果要命一个名的话，正在为了他们的事业斗争。

在其形成中的各式因素，它的起源以及发展轨道——所有这些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现在我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对共产主义项目意味着什么？“彩虹联盟”命题的支持者会说这使得共产主义项目的政治目的和组织形式都显得重复。他们职责共产主义者以某种包罗万象的首位的“无产阶级利益”压制多样的社会利益。而且，成长的自我意识和多个社会群体的动员移除了任何如共产党的外来机构使其改变意识并组织他们的作用和角色。

“无产阶级利益”在这些指责中被表现为某种只是部分的东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对此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忠于这个本质，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必须解决所有形式的支配和剥削。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利益被主张为包罗万象的。它希望构建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在对这种全面解放的远景的努力中产生。马克思将这个社会的特征描述为结束*所有*剥削和压迫，拔除*所有*其依赖的关系和社会结构和清扫其产生的*所有*思想和意识。

这个全面解放的潜能的实现不是能提前确定或轻易达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达到这一特征的程度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这是要成为原则的阶级斗争。很显然，社会中任何、或所有被压迫者的自我意识只能帮助这一过程。被剥削、被压迫者越早开始斗争，他们就能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能带来的全面解放的潜能。至少，这也能暴露并改正任何宗派的、自我中心的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解。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永远不应将其认为是“救赎者”。它不能把自己认为是解放事业的唯一机构。

在考虑组织问题时，共产主义项目中没有任何要求任何动员或组织群众的活动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或只由共产党执行。是的，我们无疑在过去见到过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存在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大部分被压迫的国家中，共产党员是提升群众意识和组织他们斗争的先驱。这类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及列宁对这个工作的全方位的指导可以在前革命俄国中看到。这成为了第三国际对于系统化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法的主要指导来源。不仅是成功的革命，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无数群众斗争以及其成果证实了这个模式的有效。这类活动在广泛地提升意识以及打下当下可见的自我意识和组织的基础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当下这类组织的数量远超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也是事实。他们自己发动的，或其他组织联合发动的斗争在其广度和强度上都是十分显著的。共产党应当怎样看待这一事实？

一般可以看到两种回答。一种认为几乎所有这些组织和其斗争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的产物。他们的真实目的被称为是迷惑群众，让他们陷入改良主义中，和真正的革命力量脱离。他们许多由外国或企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NGO）组成的事实被认为是进一步的证据。这在很多时候是确实的。CIA 以及类似的机构对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理论的推动已经有记载了<sup>2</sup>。但这仍然不能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在受压迫者中广泛传播的自我意识？这表明了什么？否定观察到的自我行动，将其描绘成帝国主义的植入，将会是对群众的极大不公。

第二种回答因其对自我意识的发展的积极认可而不同。因此这是自我批判的。共产主义者接受在对把握和处理社会中各个部分的，如女性、达利特人<sup>3</sup>、阿迪瓦西<sup>4</sup>等等问题中犯下了错误。这些错误被认为是导致这些社会群体远离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发展的新理论（常常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和独立的组织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一方面的失败。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见到自我分析和对新的社会现实的认识，这个分析仍然停留在早前的框架内。它认为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改正他们之前的错误并重新占领失去的阵地。它依然认为，尽可能广的，任何群众的部分都应该由共产党自己领导。很显然，这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理解依然是十分局限的。

共产党在处理多样的社会问题时犯下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无疑对塑造这些条件起了负面的作用。但是，远超于此的是，群众对他们的紧迫境地、以及其背后使其持久的力量和结构的意识正在不断成长。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驱使他们去斗争、去建立组织、去维持他们

---

<sup>2</sup> “CIA阅读法国理论：论拆解文化左翼的智力劳动。”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the-cia-reads-french-theory-on-the-intellectual-labour-of-dismantling-the-cultural-left/>

<sup>3</sup> 译者注：指印度种姓中最低一级。

<sup>4</sup> 译者注：印度和尼泊尔原住民族的统称。

的活动的驱动力。共产主义者必须把握住这一重要的、质的发展。他们必须将其在所有领域内的活动中考虑这一因素。群众意识的爆发和共产主义项目间的动态的交互必须被认识到并正确地处理。这是这个时代对任何真正的先锋队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对后二战的情况有着一个深刻的观察。他指出了帝国主义已经创造了其毁灭的物质和道德上的基础。群众自我意识的极大增长以及我们在周围可以看到的（时有高潮时有低潮的）斗争，是世界形式的新的质的特征的表现。

那么共产党在这个情况下该如何实现它的先锋队角色？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组织不同部分的被压迫者并动员他们进行斗争。他们必须继续将他们引入对消灭基本剥削和压迫结构的总的激进努力。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更好的把握在各种不同势力中工作的科学，这包括那些对共产主义项目有负面态度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这并不新奇。共产党长久以来就参与在这种实践中。新的是在有着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已经改变的局势下继续进行这个任务。有利的方面是提高了意识和可以在群众中看到的对斗争的愿意。不利的方面是将他们限制在狭窄框架内的特定的部分的要求的改良主义的强化。在结果上，这推进了宗派主义。然而，只要群众在进行斗争，其动态就会创造克服宗派态度的基础，并将所有人民派的力量汇集起来。一个先锋队应当牢记这一趋势并推出能将其实现的政策。

提高了的群众意识也会“一分为二”。例如，被压迫社会群体的身份意识。通过意识到他们遭受的具体的歧视和压迫，这将他们带入斗争。这也有另一面。这个身份自身被塑造了，并由他们所对抗的关系构建并维持。因此，斗争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身份框架之内，最终斗争仍然在压迫性社会系统的限制内。这是每一个身份政治都不可避免的改良主义内核。在和被压迫社会部分的身份政治做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和在这种政治下，在现存系统中产生的斗争中看到的反对者联合。

联合的活动和统一战线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活动的重要部分。它们在当前的条件下应该获得更多的重要性。在受压迫国家内一直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统一战线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取得了战略重要性。而且，在两种国家中，其重要的角色会一直延续到后革命社会中，一直贯彻。

为了在统一战线活动中取得成功，一个先锋队应当保持其独立性和主动权。它也应该防止宗派主义。一个先锋队应当精通于找出不同斗争中的团结的点并整合对应它们的政策和要求。当下的情景要求对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精细调整。在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中扎根但反对共产主义项目的组织当今并不罕见。紧紧把握住提升中的自我意识和受压迫者斗争的重要性，共产党必须分辨这些组织的客观角色以及它们的观点。在它们真正和人民在斗争中站在一起的范围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更广泛的带来激进改变的力量之一。在头脑中时刻记住这一点之上，一个先锋队应当将这些组织对其的批评，即使是严厉的，视为非对抗性的，并通过仔细的论证回应；公正且克制。先锋队的职责是团结群众，以将所有反对势力都汇入一条滚滚洪流。

统一战线的活动必须以能强化其组成部分的意识的方式进行，这包括共产党以及它领导的群众。因此，目标应在于在某一个特定节点赢得最大数量的力量到可能的最高程度的团

结。这要求对把握特定情况和多元社会部分的问题和其内部思潮知识的持久努力。这要求持续地对群众路线的应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原则。

在统一战线的活动中的宗派主义从许多趋势中出现。其中一个是基于对领导权的错误理解。这个宗派主义看法认为这是关于将党的要求、立场、口号通过某种方式让人接受。这表现了对群众路线应用的失败。这会损害统一战线的活动并最终削弱先锋队的领导角色。另一个宗派主义的表现在于一个工具主义的方法：“在党弱的地方建立统一战线，在党强的地方独立活动”。统一战线活动的关键，它对群众路线的有机联系，在这一看法中是缺失的。这一错误来自于一个从上至下的、精英主义的把握和处理先锋队和广泛的群众间关系的方法。这进一步助长这一态度，造成极大的损害。在群众更广泛的自我意识的情景下，宗派主义趋势对共产党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成倍地增幅。

为强化对这类错误的防卫，共产党员必须彻底剔除他们中任何对于共产党和其先锋队角色的唯心主义理解。一个共产党并不因为它的成立成为一个先锋队。它成为一个先锋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的先锋队角色是通过工作达到的。这是一个其必须通过政治领导、理论研究和激进实践获得并保持的特质和认可。并且，即使当一个共产党成功履行了其先锋队的角色，这并不让其成为唯一的或最终的知识的主宰者。知识在持续地被产生，在多样的层面，在全世界。因此一个共产党应该对其在某些事务上理解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这一点永远保持警惕。如果这不在其意识范围中，一个认为党或领导是高于错误的态度就会牢固地确立起来。有意识的、批判的把握会被越来越被盲目的自信和教条的断论“我的党，不论对错。”所取代。

所有这些在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都会有更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个特别的类型。它必须在推进它的消亡的同时仍然扮演所有治理功能。在这个条件下共产党必须在国家内有一个制度化的角色。这对保持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权和持续性是必需的。共产党特别的、不可挑战的角色一直都会有衰弱、脱离群众和在头上统治群众的危险。如果没有对其持续的斗争，之前描述的偏离轨道的问题都可能使其更为严重。将视角基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进步，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发展允许群众监督党的结构和方法。他们的指导必须是毛泽东的观察，即“群众给共产党上一课”没有什么不好的。

独立于共产党工作的、属于统一战线的多种多样的组织的角色，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基于这一情景。它们可以，也应当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作为群众对共产党监督的一部分，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虽然是属于“群众”的广泛的类别，其中的一些阶级和阶层可能会走向帝国主义和反动的阵营，特别是在经济困难和政治波动的时候。基于他们中的组织变成反革命的中心的威胁是一直在的。这会在一些时候要求对他们进行更严密的监督或甚至是限制他们的一些自由。但是，就像毛主张的，总的政策应当是“大放”。长期来看，持续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有活力的政治文化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其有时带来的危险的。

和阶级的消灭一起，在质上新社会意识的出现将是向共产主义过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更有可能的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会继续下去或新出现，表现出利益和倾向的分歧，并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中对峙。同时共产党本身，在履行其先锋队职责时，也会创造使这种对峙变得重复的条件，并使得“彩虹”真正发光。